

# 像个真正的父亲

□王世虎

陈亮考上重点大学的消息就像一阵疾风般不到半天便传遍了整个槐树岭村。

听到消息的村主任也屁颠屁颠地赶到了陈亮家中。村主任握着陈亮的手激动地说：“老陈，了不起啊你，这可是咱们村几十年来出的第一个大学生啊，给咱全村人争光啊！”陈亮爹笑：“娃这还不是托乡亲们的福嘛！”

当晚，陈亮爹便杀了家里那头养了近一年的大肥猪，请全村人来家里喝酒。饭桌上，乡亲们纷纷向陈亮爹敬酒，夸他有能耐，培养出一个大学生来！陈亮爹那个高兴啊，醉得是一塌糊涂。

送陈亮走的时候，爹叮嘱道：“亮儿，到了学校可要好好学习，别学坏了，缺钱了就和家里说。”陈亮不住地点头，眼中满是泪水。

陈亮寒假回来的时候，变化了许多，白了，也胖了，乍一看就跟个城里娃似的。饭桌上，母亲一直盯着陈亮看，看得陈亮挺不好意思的。多用筷子敲着桌子嗔怒道：“你还让不让娃吃饭了？”母亲这才低下头，嘴里嘀咕道：“这有啥？俺儿子俺都不能看啦！”

吃完饭，陈亮要去洗碗，但母亲却执意不让，说让俺娃好好休息。陈亮见爹坐在堂屋里吸旱烟，便向往往常一样给爹打来一盆水。

“爹，泡脚。”陈亮说。

“哦，好。”爹边往地上磕旱烟边会心地笑。母亲却从厨房冲了出来，惊讶地叫道：“你怎么还让娃给你打洗脚水？他都这么大了，况且他还是大学生……”

“怎么了？”爹嚷道，“他是俺儿子，给我打洗脚水天经地义。别说他现在只是个大学生，就是将来当上乡长、县长，老子让他打他也得打！”

陈亮回过来说：“妈，俺爹说得对，我是晚辈，这是我应该做的。”

母亲悻悻地转身回了厨房。

陈亮高兴高采烈地给爹打了一个寒假的洗脚水。以后，每年寒暑假回家，陈亮都会主动给爹打洗脚水。

大四那年寒假，陈亮是带着女朋友慧慧一起回家的。慧慧是陈亮的大学同学，不仅长得漂亮，还是城里人，据说父母还有些背景。

人家一个城里的千金小姐，能看上自家的穷孩子，爹觉得，这真是上天赐给他家的福分。所以，爹对慧慧特别恭敬，说话做事都哈着腰，脸上荡漾着谄笑。饭桌上，爹不停地给慧慧夹菜，关切地让她多吃些。每天晚上，爹都会主动给慧慧打洗脚水，这让陈亮接受不了。

陈亮拉拉爹的衣角，说：“爹，怎么能让您打洗脚水呢，你是长辈啊！你这样做，一点都不像个父亲，让我好难堪！”

“你懂什么，傻小子！”爹瞪着眼说，“人家是城里领导的千金，没吃过苦，能看上你这个穷小子并来到咱们家，已经是对咱仁至义尽了。我给她打洗脚水，有什么不对的？咱不亏！”

说完，爹问一旁的慧慧：“水温怎么样？”

“哦，有点凉。”慧慧皱着眉头说。

“好，我再去给你加点开水。”爹端起盆子就奔进了厨房。

陈亮的脸色一沉，说：“你怎么让我爹给你打洗脚水呢？”

慧慧不满地说：“是伯父非要给我打嘛！”

陈亮说：“那你就不知道自己动手啊！”

慧慧便不理陈亮了。

爹不亦乐乎地给慧慧打了一个寒假的洗脚水，陈亮的脸也阴了一个寒假。

大学毕业后，陈亮留在了城里工作。父母急着抱孙子，三天两头地给陈亮打电话。陈亮总是不厌其烦地回答：再等等，快了！

起初，爹还能等，时间一长就生气了，说：你非



要等我们死了再结婚是吧！

陈亮终于回家了，但身边的女朋友却不是慧慧，而换成了一个看起来有些土气的女孩。

陈亮给爹介绍：“这是小娟，和我一个单位的，今年刚大学毕业。”

爹像审问犯人一样问：“小娟哪里的？”

陈亮刚准备回答，小娟却抢了话：“伯父，我老家在湖南。我们那里可好啦，有清澈见底的小溪，还有大片大片的竹林。”

爹的脸便一沉。

吃过晚饭，陈亮妈还未来得及伸手，小娟便麻利地收拾了碗筷，洗得干干净净。

饭后，小娟打来一盆水恭恭敬敬地放在了陈亮爹面前，笑着说：“伯父，洗脚了！”

“哦！”爹淡淡地回应。

“伯父，水凉吗？”小娟问。

“有点。”爹说。

“好，我再去给你加点开水。”小娟端起盆子就奔进了厨房。

爹盯着陈亮问：“和慧慧分了？”

陈亮点点头：“分了。”

爹问：“为什么？”

陈亮说：“不为什么，性格不合呗！”

爹问：“你喜欢这样的？”

陈亮说：“喜欢。”

爹生气了：“她哪点有慧慧好，你说？”

陈亮便不吭声了。爹也不吭声了。

爹睡着后，母亲又悄悄问陈亮：“亮儿，跟娘

说实话，是谁先提出分手的？”

陈亮说：“我。”

母亲又问：“那你真心喜欢小娟吗？”

“嗯，喜欢！”

“你喜欢她什么？”

“真心对我好，勤快，善良，朴实。”

“还有呢？”母亲继续问。

“还有……”陈亮转过头，“我觉得和慧慧相比，在小娟面前，爹更像个真正的父亲。”

# 在餐厅

□徐宁

方艳一走进餐厅、坐在座位上，看到隔她两张桌子的一个男人，就觉得脑子轰的一声，好像被丘比特的箭射中了。在这个没特殊意义的日子里，她遇见一个百分之百的男人。

身高在1.80米以上——人家是坐着的，怎么能看出来？矮人大多上身长、下身短，1.80米和1.60米的人，如果都坐着，上身差不多。这就要看脑袋和肩膀的比例：高个儿大多头显小一些，矮个儿往头显得很大。

面相也很酷：白皙，胡须很少——当然也不能一点没有，否则就成了伪娘。五官也清秀：眉毛很淡，线条清描，属于好脾气那种。最迷人的是表情：祥和、淡定和友善。自方艳一坐下，他就投来若有若无的笑意，犹如一朵茉莉绽放。像谁呢？绞尽脑汁，终于想到一个人：陈炳强——《西游降魔记》里面扮演猪刚鬃的那位。这种人，对任何女人都有杀伤力。

美中不足的是岁数偏大——大约45岁。从直观判断，他是个单身，不是离异就是丧偶。

方艳是一个公司白领，也是个剩女，已经35岁。

白领丽人，虽有高山仰止的社会地位，却是失婚阶层的重灾户。花季当年，先是拼命争学历，大学、硕士、博士，为在职场占有一席之地，又经历九死一生的艰难奋斗。当事业有成时，也不知不觉过了婚姻的最好时段。其实，她们也想结婚。

方艳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因为矜持，不能直视男人，只能用余光扫描。她发现，男人也直勾勾地望着自己。他注意我，说不定爱上了。有文化的人，往往有信念。她一直认为，虽然目前孑然一身，但肯定有个命里注定的男人等着自己。所谓缘分，并不是月老拴了红绳，而是我看中一个人，偏偏他也看中了。缘分不是宿命，而是王八吃绿豆——互相对了眼。

她坐直了身板，很优雅地用刀叉切割着盘里的食物——这是个咖啡厅，以西餐为主。她小口小口地吃，不时用餐巾蘸蘸嘴角，有时会拍拍巴掌：服务员，来杯水。这是有教养、高层次、淑女型女人必须的姿态。

她不敢直视男人，怕两人眼光一对，对方看出自己的心思。女人大多矫情，有时喜欢一个人，也会假装不在意，甚至表现出厌恶。

她又偷偷瞄了一眼，不由脸臊得通红：男人正毫无掩饰地盯着自己胸脯。方艳一向对自己的美貌充满自信，尤其对身材更是骄傲无比。她属于这种人：身体很骨感，胸部却很丰满，因此就凹凸有致更有韵味。几乎每个男人打量她，都千篇一律：先看脸，然后就下意识停在胸部久久注视。

怎么能这样！方艳心里不由嗔怒。但随即又释然：男女间情爱何尝不发自于性爱？如果女人不是因为女人而让男人着迷，又如何能叫女人？许多所谓的一见钟情，哪个又不伴随着某种对异性的想象？

方艳觉得有些不自在。她有预感：男人会随时走过来，然后温文尔雅地问：“请问，能不能一块共进餐？”

她等着、等着，呼吸也渐渐急促起来。心里却想：欣然同意，会不会显得轻浮？断然拒绝，可能会失去一次天赐良缘。最好是羞羞答答、欲拒还迎那种姿态：“我们认识吗？”

男人终于站了起来。

要来了、他要来了。方艳紧张到窒息，却听男人说：“服务员，结账！”

服务员跑过去，男人掏出信用卡递过去：“请代我刷卡。”

结完账，他摸索着往外走，不知从哪儿变出一根手杖。服务员小心翼翼地搀他出了店门。

方艳问服务员：“他怎么回事？”

服务员说：“是个盲人，一个老客户。”



视觉互动



投稿信箱：jz@cmb.com.cn

插图：严俊杰



## 网坛风雨路

——李娜自传

31

在学校里，我从不主动提起网球，周围的人也不知道我是网球运动员。大学前两年我们要上很多基础课，这些课程基本都开在可以容纳两百多人的阶梯教室里，体育班和普通班的学生坐在一起，不问的话，谁也不知道谁是哪个专业的。我旁边的一个女同学经常和我交换笔记，一来二去，大家混得很熟，大二体育课开设了网球选修课，这个女同学立刻去报了名，还怂恿我说：“你也报网球吧！”我说：“我不选，我不会打网球。”

后来我们有个同学毕业后进了北京电视台，真当上了体育记者，她采访郑洁、晏紫的时候说：“啊，我们只知道李娜是打网球的，没想到她打得这么好，而且只用四年时间就可以打出这么高的水平。”——她还以为我是读大学以后才开始学网球的。

我喜欢这样，我希望能平平淡淡度过四年大学生活，然后和其他人一样找份朝九晚五的工作，然后结婚、生孩子，过一个普通女人该有的生活。

在大学待的两年，我接触了许多以前没时间或者没心情接触的东西。我们不用去上体育课，学校直接把体育课

的五个学分给我们了。姜山知道我想接触新世界，他带我去打羽毛球，学跆拳道，还去跳舞，玩得特别开心。跆拳道老师喜欢网球，他是学校里为数不多的了解我们背景的人，没事儿就拿姜山寻开心。我们晚上吃过饭去找他练习，压韧带，老师一个劲儿逗姜山：“开大点儿开大点儿，劈叉！快！”

姜山面红耳赤地挂着一头汗：“不行了！我不行了！”

老师仍不放弃：“坚持！坚持！”

几个年轻人玩得很开心，那时我每天都很快乐，即使是夏天特别热的时候也去跆拳道馆练习，我本来还准备考带的，但后来赶上“非典”，才没有去考。

适应了学校的节奏后，我发现学习其实也没那么难，比起在队上训练的日子，大学里的空闲时间多多了。我们每天白天四处起课，晚上有时间的时候，我就拖着姜山在学校周围逛一逛。

在大学里，我喜欢晚上去夜市逛逛小店，买点水果、鸭脖子什么的，心里就觉得满足。姜山在市场旁边的小店里找到一家租碟的小店，每次去他都会淘些碟回来，晚上我俩就一起回去看碟。当时我喜欢看美剧。《CSI拉斯韦加斯》，我特别喜欢，反反复复看了又看。姜山喜欢看《古惑仔》那种类型的片子。那段时间我们看了很多电影和剧集。

这辈子都没这么清闲过！再也不用大清早起来跑操，也不用拼死拼活地练球，唯一的小郁闷是当时我在箍牙，每两周都得坐公交车去医院一趟。箍牙的过程挺痛苦的，

牙齿稍微一用力就会疼，我箍牙的时候一点儿固体食物都不敢吃，每天苦着脸喝粥、吃米粉，幸好身边有姜山照顾我。

有一次我不小心打了个喷嚏，正好上下牙咬上了，疼得我眼泪汪汪。又恰好赶上饭点儿，可我疼得什么都吃不下了。姜山只好去食堂买了碗米粉让我一个人慢慢吃。华科大很大，有大大小小20多个食堂，每天换着花样吃好吃的也不少。可惜我戴着牙套，有好东西也吃不了。

华科门口有个毛主席雕像，毛主席举着手，老人说这座雕像的名字叫“毛主席挥手我前进”。姜山却说这姿势很像“毛主席帮我们打车”。为了逗我开心，每次从那儿走他都喊我看“毛主席帮我们打车”。别说，还真像。

在学校的时候，知道我们是专业运动员的人不多，但我们时不时还得代表学校出去打一些大学生比赛。虽然不会像在队里的时候那样拼命，但我们多少还是会去球场上练习一下，免得出去打大学生赛时水平太差，丢了华科大的人。这时的练习并没有时间和数量上的要求，高兴就多打一会儿，不高兴就早点回家，只是活动活动，没有很强的目的性。偶尔打一打，感觉还是不错的。

念大一的时候，我们代表学校参加过全国大学生比赛。学校鼓励我们，拿了冠军可以奖励三个学分。后来我复出，离开了华科大，姜山还替学校打过。2003年7月放暑假的时候，我俩为了打大学生赛还回湖北队训练过一段时间。

责编 胡晓新 校对 应丹